

010484

辽宁市县文物志

冯永谦 主编

彩武县文物志

张春宇 刘俊玉 孙 杰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辽宁省县文物志

冯永谦 主编

新武县文物志

张春宇 刘俊玉 孙 杰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彰武县文物志》编委会

顾 问:李建潮

主 任:李志成

副主任:汪艳敏、毛俊英、康淑贤

邹晓辉、隋德广、罗桂贤

编 委:揭文英、蔡克义、赵庆喜

褚汉军、张春宇

撰 稿:张春宇、刘俊玉、孙 杰

绘 图:孙 刚

《辽宁市县文物志》总序

冯永谦

文物志,是前此没有而新出现的一种志书。这是历史发展的标志,也是时代需要的产物,因而文物志这种新的志书就应运而生了。

实际文物志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只要稍微注意一下,文物志所要反映的那些内容,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只不过它那时不叫这个名字,也没有成为一种规范的和有固定要求与内涵的专书罢了。我们这么说,是有历史依据的。我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一种重视历史、注意搜集前代或古时遗存的优良传统,而且当其时也,官私著述均有,各从自己体例需要出发,进行记录,使之流传,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古迹”篇或“文物”篇,成为稽以了解古代或研究历史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料。尽管它们很分散,在各种有关著作中都可看到,但我们可以说这些记录或论述,它们实为今天文物志之滥觞。我们不妨设想,假如没有它的启示和历史的沉淀,从而形成文化传统,今天的文物志是无法产生出来的。

关于文物志的内涵,从其发展历史看,也是从不完整的零星片段记载,到今天形成系统的分类详明的专书,也是有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的。在过去我国的二十四史中,皆有《地理志》,其记录之沿革,为后世保留了大量的建置情况与前后时期关系的材料。但如果我们从事物发生的角度看,《史记》就没有这方面的篇章,而《汉书》就确立了《地理志》,这不恰好说明它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吗!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始终是发展和淘汰相互交替,一座城市它可以日趋繁华,但也可能沦为废墟,不过不管怎样变化,这些都是历史的见证,都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因此,我国从历史上对此就都是

非常重视的。

我们如果翻开文献,就会发现记载文物古迹的材料实在太多了。北魏酈道元作《水经注》时,就写了大量的这方面内容,很为珍贵,此书为不朽之名著,而文物古迹也为其增辉不少!因而清代王先谦说此书“因水以证地,而即地以存古”,这话是很中肯的。至宋以后,地志之书渐趋兴盛,虽然也是以地为纲的史书,但其中的建置沿革、山川形势、文物古迹,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内涵,成为志书结构的组成部分。并且还应该看到,对器物学的研究,更有较大的进展。宋徽宗赵佶敕编之《宣和博古图》,就是从另一方面展开新视角,它不写壮丽的古都、巍峨的长城、庄严的塔寺、萧森的陵墓,而是将收藏在宣和殿的古代铜器八百余件,分类参订,绘图形、摹款识、记大小、算容积、计重量,并附以考证,逐次说明,这和我们今天考古中的器物学研究又有多大距离?而其绘图较为精确,并标注比例,这是前此未曾有过如此规模的著述。在同一时代,欧阳修的《集古录》,收有历代铜器铭文和碑刻等,作有跋文四百余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赵明诚的《金石录》,收录古器铭辞、遗碑刻石等二千余种,条分缕析,所作考证五百余篇,亦颇精详。这些可以说是我国较早并有一定系统的研究古代文物的重要著作。

在此之后,上述这两方面内容的著述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方志之书,于文物古迹愈载愈详,进而设专卷,使之古迹门独立成章,专事记录历史沿革和古城、古墓、古寺、古塔、古碑以及各种相关文物,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府州级的志书,包括数量极多的县志,概莫能外,并且成为编撰志书的通例,甚至无此不成志书。这种情况,我们看到唐代的《元和郡县志》已经注意及此,但宋时撰《元丰九域志》,即因其简略而为人所不满,故时有重修之议,兵部侍郎黄裳就说:“今《九域志》所载甚略,愿诏职方,取四方郡县山川、民俗、物产、古迹之类,辑为一书,补缀缺遗。”可见文物古迹类之不可缺少,不增其篇幅便觉索然寡味,不能认为是完备之书。同时,即使学者个人撰

述,亦不废此。大者如顾祖禹煌煌巨著、穷毕生精力写成280万字之《读史方輿纪要》,内里真不知包含了多少这方面的材料!而短小的论著,也不因其篇幅不多或不是名人之作而被见轻。顾炎武写《昌平山水记》,文字量不大,人们依然十分重视,因为这是他长时间周行边塞、实地考察后写成的书,所以真实可靠,正如顾氏自己所说:“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一年之中,半宿旅店。”这种情景,虽然已是三百多年前的事,却颇似今天我们的田野考古调查了。民国初年,何景春写了一本薄薄的《辽阳古迹遗闻》,至今已成罕觐之书。同样,魏声和所作的一本不大的《珲春古城考》,现在仍然是研究者必备的参考书。

古器物之学,元明以来更趋发达,至清成就尤高。这一时期,各种记录和考证的论著纷纷出现,而且很多人都是名家,他们对于甲骨卜辞、钟鼎彝器、铭文款识、碑志雕刻、镜鉴钱币、玺印兵符、砖瓦陶瓷、织绣书画等,无不涉及,均有较深入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古器物研究的繁盛景象。

上述这些成就的取得,有目共睹,不容否认。但是,它们还不系统,它们也不能通过遗迹、遗物反映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面貌,并且也还不能包涵文物志所应必备的全部内容。因此,它们对文物志的要求来说,还是零星的,没有内在的相互联系,没有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即由这些遗迹和文物反映一个地区的历史发展情况。因此,它们确实存在着严重的不足。

文物志在今天出现了,这是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原因促成的。首先说,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地上地下保存着极其丰富的文物遗迹,这是基本的前提。但仅此一项还不足以做到上面所讲的要求,还要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大规模的工农业生产建设开始,立即就制定各种法规,保护文物,并将作为一门科学的考古学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起来。几十年过去,地上地下的文物遗迹得到妥善的保护,积累了大量的文物

考古资料,同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结合考古学的技术和方法进行深入研究,解决本地区历史上的种种问题,因而为文物志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故此也就适应时代的要求,出现了这种新的志书。

这种新出现的志书,以全面反映一个地区的历史面貌为主,但其特点是说有不说无,只要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事物在今天只要它还存在,就是收录对象,否则是不得入选的。而它包涵的内容也极为广泛,不管是城郭村落、寺塔陵墓,还是生产工具、日用器皿,也不管是保存完好的古代建筑、精美器物,还是遗址废墟、残砖碎瓦,都是构成文物志的具体素材,并且因物及人、因物及事,从而达到在时间与空间上反映出一个地区的形象的历史面貌。由于文物志是采用记录实物组成的历史,具有不可辩驳的权威性,因而它客观、生动,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同时处在真实的历史面前,它能启发人们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崇高情感。此外,文物志还将为历史保留下珍贵的研究资料,它告诉后人,在什么时候还保存有哪些遗迹、哪些文物,它们的保存状况如何,等等。这些随着时光的流逝,都将成为宝贵的历史记录!

现在,充分体现出考古学研究成果的文物志,与往昔的著述大不相同,它将改变人们对历史的传统认识,它用实物资料告诉人们家乡的历史,它不是一百年、二百年,或几百年,而是几千年、几万年,甚至是几十万年。这是何等重大的改变!就以辽宁省来说,过去的历史究竟有多久远?无法具体知道。前人有诗云:“万里青州输禹贡,一湾辽水自秦开。”这诗句不自豪吗?这在当时来说,恐怕是颇有历史眼光的了。但近五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何止是秦朝才开辟辽河流域,而是几十万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已经繁衍生息在这块富饶而美丽的土地上了。属于旧石器时代的营口金牛山人已有 28 万年的历史,本溪庙后山、海城仙人洞、喀左鸽子洞以及建平南地、丹东前阳人等,也都是以十几万年或几万年计;到新石器时代,阜新查海、建平牛河梁、沈阳新乐、大连小朱山诸文化,各类遗址遍布辽宁全省,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克服多少我们难以想象的困难,走向今天!人类的发展,从

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开始,经历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进入封建社会后,几千年来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特征,历史绵延不断,瑰宝光彩照人。辽宁省从1979年起,在全省连续进行三年文物普查,发现各类遗迹地点一万七千余处,而五十年来发现的文物其数量就更为惊人了。面对这种局面,若把这一切都完整地记录下来,如果没有一种新的专门志书,大概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吧!

在这种新形势下,过去志书所反映的那一部分历史资料,在今天看来就显得不足了。五十年前看《辽东志》、《全辽志》,它有《地理志》、《古迹志》等;当时觉得材料还可够用,今天再翻开来看,就感到它的材料太少了,也太单薄了。《盛京通志》、《奉天通志》卷帙浩繁,列入的古迹又有多少?所出的县志,数量不少,于文物古迹大都设有专章,但却不能反映出本地区连绵不断的发展历史。这里应当特别说明的是,近年各地都出有新县志,内容、涵量比之旧志都有所扩大,古迹文物篇也都收录一些新的考古资料,但因受全书体例篇章限制,所收也只是一部分,而不能详尽全面地写出由文物、遗迹等所反映出的本地区的历史发展面貌。正因为如此,为了弥补县志的这种不足,撰著文物志就是很有必要的事情了。

文物志属历史科学的范畴,是历史的具体化,也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由于我国有着以百余万年计的悠久历史,许多经典史书,尽管卷帙浩繁,但却使得再丰富的文化典籍,也无法记录靡遗、反映得详尽细致,事实证明,在这方面甚至是只字皆无,仍是一片空白,因其不可能具体到每一个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文物志就发挥了其特殊的作用,可以担负起这个使命,让人们通过文物志,有实感和形象地认识一个地区的历史。因此,文物志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它不仅是用实物来阐述历史,使人看得懂、容易记,而且还对历史上那些在时间与空间上缺环和不足进行补充,也能使人置信不疑、无可争辩。但文物志只有在今天才有可能实现这种使命,究其原因,就是与现代考古学在我国的全面发展分不开,那些经过考古调查、考古发掘而大量发现被

保存于地上地下的文物古迹,以翔实的第一手材料,揭示出历史上曾有过的种种情况,它们今天以“历史当事人”的资格“现身说法”,从而可以填文献记载的空白,补文献记载的不足,证文献记载的讹误,即所谓“创史、补史、证史”的功能,文物志可以说兼而有之,这也就是文物志今天能够产生和在史学研究领域里被重视的一个主要原因。

文物志,是反映历史文化的一种新的载体,它篇幅较大,内容丰富,翔实具体,非常宝贵。但它应从何种范围着手?我们感到,文物志以县或市为单位进行撰著,是最为可行的,因为地域既不过于辽阔,历史发展阶段又能衔接不断,文物遗迹的数量也比较适宜,能够展开叙述,因之可以较好地反映出本地区的历史发展情况。

我国的考古工作,真正开展起来不过五十年,这五十年间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与此同时,人才的成长也是空前的,各地都有从事文物考古与保护工作的专业人员,他们大都接受过专门教育,又在实际田野工作与室内整理研究中,兢兢业业地干了许多年,积累了本地区的大量文物考古资料——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为了不使其星散和损失,撰写一部视角全新、结构完整、内涵丰富、叙述系统的反映本地历史的新志书来,应该说是水到渠成之事。

撰写文物志,是我们文物考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未来的发展中,文物志必将显示出其重要性,并将在种类众多的志书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文化建设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文物不能再生,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由于种种原因,它也会消失,为了保存它们使之永远不被湮灭,因此,我们就要上为祖先、下为子孙考虑,动手来写文物志!

修志是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也是历史落在我们肩上的责任。让我们努力求索,把文物志写好,以不辜负逝去峥嵘岁月的嘱托和未来伟大时代的召唤!

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日于沈阳乐知堂

鉴古知今
继往开来
于珠

历史见证
文化瑰宝

赵庆新

鉴古知今
继往开来
于珠

历史见证
文化瑰宝

赵庆新

以史为镜，重视文物，

开拓创新，惠及子孙。

江艳敏

新武历史之镜

绿训未来之魂

毛俊英

以史为镜，重视文物，

开拓创新，惠及子孙。

江艳敏

新武历史之镜

绿训未来之魂

毛俊英

详今述古 文物卷
古为今用 行亦然
邵晓辉

人类文明之卷
文化底蕴之篇
罗桂贤

详今述古 文物卷
古为今用 行亦然
邵晓辉

人类文明之卷
文化底蕴之篇
罗桂贤

追根溯源于历史
建设家乡于未来

隋德广

序

中共彰武县委书记 李建潮

古往今来,世界上每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我国历来有修志的优良传统,“国有史,四方有志”,形成了今天我国浩繁如山的地方志书,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志,史类也,大则史小则志,兼行而互证也”,“志者,一方之史;史者,天下之志也”。志书之可贵,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分门别类,据实直录,因而是保存历史资料最好的方式之一。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物史迹,丰富多彩的自然遗存,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通过编修文物志来记载文物,把历史进程的见证物与文字档案有机结合起来,是宣传文物保护理念的有效途径,对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宣传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起着积极的作用。

《彰武县文物志》揭示了彰武几千年来人类文明发展史,四合城乡新房子等地石镞、石核的出土,露出了彰武 6000 年人类文明史的第一缕曙光。1989 年被国家文物局批准为 109 号发掘工地的平安堡遗址,横跨新石器和青铜两个时代。辽朝建置了大量的州、县、城邑,“城郭相望,田野益辟”彰武成为辽朝繁盛的地区之一。无论是先民们居住过的遗址、城址、各种形式的建筑遗存,还是为其所用的生活器物、工具、工艺品以及其他不同类别珍贵文物的发现,都真实而客观地记录了我们的先民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的踪迹、艰苦卓绝的斗争和伟大创造精神,脉络清晰地展示着古代各族人民的聪明才智和